

珍藏版

渡心指



太白文艺出版社

渡 心 指

(台湾) 柳残阳 著

(中)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 第二十七章 | 正、邪、兼顾难 | | (347) |
| 第二十八章 | 林、险、步步艰 | | (359) |
| 第二十九章 | 巧、缘、陌路情 | | (372) |
| 第三十章 | 宵、静、肘生变 | | (385) |
| 第三十一章 | 狠、捷、虎狼临 | | (400) |
| 第三十二章 | 火、焰、剑似虹 | | (413) |
| 第三十三章 | 绝、毒、大龙卷 | | (425) |
| 第三十四章 | 劈、刺、鬼狼号 | | (441) |
| 第三十五章 | 威、慑、屠灵箭 | | (451) |
| 第三十六章 | 艰、苦、行路难 | | (466) |
| 第三十七章 | 惑、疑、不速客 | | (479) |
| 第三十八章 | 诚、善、笑天魔 | | (491) |
| 第三十九章 | 奸、诡、笑里刀 | | (505) |
| 第四十章 | 失、困、龙浮难 | | (521) |

第四十一章	淫、邪、心如豺		(533)
第四十二章	阴、险、毒淫魔		(546)
第四十三章	恨、辱、愤成力		(561)
第四十四章	眼、牙、步步还		(575)
第四十五章	果、报、及时临		(587)
第四十六章	风、雨、三人妖		(605)
第四十七章	理、尽、逞以威		(620)
第四十八章	斩、绝、仇扬灰		(627)
第四十九章	路、窄、遇冤家		(644)
第五十章	忍、刀、心存厚		(658)
第五十一章	幽、长、儿女情		(665)
第五十二章	坚、决、铁石心		(681)

第二十七章 正、邪、兼顾难

石彦略一犹豫，道：“假如你们行动快的话，或者可以。”

关孤冷然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帮里的人马乃是平行配置，分别卡住各处要道？设若其他各处的人马得到你这里的讯息较晚，他们便来不及赶到溪滨对我阻截？你是这个意思么？想你在发觉我们的同时，也已派出快骑分别求援去了？”

石彦默默无语，关孤又紧迫一句：“是不是这样？”

石彦咬咬牙道：“我不知道。”

双目神光冷澄，关孤又道：“‘悟生院’除了通知你们展开行动之外，还召集了些什么邪魔外道来对付我？把你晓得的说出来。”

石彦艰涩的道：“据我所知，还有‘白衣教’、‘三人妖’、‘火珠门’等同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思索着，关孤道：“‘白衣教’远在苏北，等他们赶上来恐怕不一定追得上我们，但‘三人妖’却也在燕境，很可能会遇上，而‘火珠门’的码头就在‘古北口’附近，他们恐会出兵拦截我们了……石彦，别的什么爪牙你真不知

道？”

石彦摇摇头，道：“我是知无不言！……”

关孤接问：“‘悟生院’中的行动怎样！”

石彦呐呐的道：“我只晓得一个大概情形……”

关孤冷沉的道：“说！”

舐舐干裂的嘴唇，石彦道：“听说，‘悟生院’在获悉你叛离的消息之后，全院震动，人人惊恐，禹院主更是怒不可遏……‘悟生院’的‘前执杀手’群全部出动了，他们分路齐进，兼程赶往你们可能前去的地方，当然，‘悟生院’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推测你们极可能正在朝关外的路上走，因此，大部份人马也都往这边赶来了……”

关孤道：“在这一方面，‘悟生院’的判断往往都是十分正确的，你知道朝这边赶来的是些什么人物？”

石彦想了想，道：“禹院主，二夫人，‘红旗执刑’窦启元，‘真龙九子’，以及几名头领，好像是分成两路、禹院主、二夫人，窦启元及几名头领是一路，‘真龙九子’九位‘前执杀手’又是一路，另外，‘双环首’夏摩伽自成一路，领着百名手下往豫境顺着‘三定府’你们突围的路线朝前追……”

关孤心里冷笑，暗忖：“禹伟行果然奸险，他偏把和我相交最厚的夏摩伽调到远处去兜圈了，如此看来，禹伟行也早就不信任摩伽了……”

石彦吁了口气，续道：“关于禹伟行调动人马，追捕你的这些讯息，乃异常机密的，全由道次飞鸽传递的信件中

告知了冯帮主，一边交待帮主如何行动，一边说明‘悟生院’方面的大略措施，以便各方面能够配合紧凑，不让你们漏网，……详情帮主比我更清楚，我之所以也晓得一个概略，亦是帮主口头上透露给我听的……”

关孤问：“他们追到这里来的两路人马行走路线如何？”

石彦击头道：“这我就知道了，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走法，目的全是一样——兼程赶到这里或关口拦截你们……”

关孤哼了哼，道：“他们何时动手？”

石彦低哑的道：“三天前，就在得到你叛离的消息后便立即动身赶来了……”

关孤盘算了一下，道：“那么，假如他们日夜兼程，也就是至迟明天凌晨即可抵达此处……嗯，比我预计中快了许多，我以为他们最早亦要到两天之后才能抵达这里，不错，他们行事确有效率！”

石彦低声道：“你们被那辆篷车拖累着，比起人家快马奔驰自然缓慢得多，再说，‘悟生院’的判断精确，也是将中间的距离与时分拉近了的原因，你们固然机警，‘悟生院’却也反应快速啊……”

淡淡一笑，关孤道：“听你口气，似是还有点替我担心？”

青白的脸孔浮现出极度的疲惫，石彦叹道：“老实说，我是有这么点意思……关孤，恐怕你们没有什么机会，形势对你们也太不利了，而且，这一次‘悟生院’是动了真怒，他们若不将你及舒家母女擒杀，是决不会放手的

.....”

关孤冷冷的道：“你以为我怎么想呢？”

石彦愕然道：“你还能怎么想呢！”

关孤笑笑，道：“当然，我也不希望‘悟生院’，以及‘悟生院’的任何一拨帮凶追上我，否则，固然是我的不幸，但相对的，亦是他们的不幸，石彦，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全身痉挛了一下，石彦艰苦的道：“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关孤，依我的看法，你强是够强了，可是，你的力量太单薄，‘悟生院’这边乃是倾巢而出，加上还有很多他们的盟帮相助，声势之壮，只怕就是你也无法抗衡到底！”

关孤点点头，道：“形势对我的险恶我十分清楚，石彦，因此我也早就打定了主意。”

石彦忐忑的问：“什么主意？”

关孤悲壮的一笑，道：“最完美也最简单的主意——能拼到什么地步是什么地步，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石彦心头一震，脱口道：“关孤你是何苦？”

关孤凛然道：“你不懂的，石彦，人总是为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活着，而不管为了这个理想与目标将要付出何等代价，他也只好付出了，否则，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趣味？！”

顿了顿，他又道：“况且，如今势成骑虎，欲罢也不能了，但我要特别声明，我绝对没有丝毫后悔之意！”

石彦闭闭眼，道：“我知道你没有！”

关孤抹去脸上的汗水，道：“你的伤势会使你暂时失去

行动的能力，但不会太长久，休养一个时期可痊愈的，现在伤口已经凝结了，没有血再流出来，你身上的其他创伤更无大碍，仅是些表皮之损而已！”

石彦咬咬牙，道：“我不愿说，但却不得不说，关孤，多谢你不杀之恩，在你的一贯习性来说，这是异数！”

关孤笑笑道：“不然——”

站直了身子，他沉稳的道：“我之不杀你，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我想，这个原因你约摸可以猜出点轮廓来？”

石彦茫然摇头道：“哪一方面的？”

凝视着躺在地下的石彦惨无血色的憔悴面孔，洒满衣襟的发屑，混身上下斑斑的血迹，和破碎支离的衫袍……

关孤悲悯的道：“我告诉你，石彦，我所以没有杀你，只因为你还有人性，还有点正义感，就是如此而已！”

石彦悠悠叹息，喃喃的道：“我……有么？”

关孤简洁的道：“有，否则，你早已不能开口讲话了。”

退后，他又道：“希望日后相会——如果还有这个机缘的话，我与你之间的情势和立场不再像现在这样的窘迫……”

石彦颤抖了一下，苦涩的道：“我也这样希望……”

关孤淡淡笑道：“抱歉我不能留在此地照应你了。”

唇角浮起一抹痛楚的笑意，石彦道：“你是不能，我十分谅解。”

喘了口气，他又道：“但不劳费神，关孤，用不了多久，帮里的人马即会赶到的，我劝你快走，越快越好……”

关孤一仰头，道：“再见了。”

石彦孱弱的，道：“保……重！”

于是，关孤翻身上马，抖缰挟镫，“黑云”驮着他，就真像一朵平地而起的黑云一样，那么迅速滚雷般奔上了前程。

日头仍是那么火毒，空气仍是那么炙热，没有风，没有云，关孤骑坐如飞，尘土弥扬，加紧往前猛赶，很快的，就在盍茶时分之后，他已经追上了前行不远的篷车，而现在，这条崎岖难行的废道就要走完了。

听到后面擂鼓似的蹄声，驾车的南宫豪与护行的丰子俊急忙回首探视，一见来骑是关孤，两个人俱不禁松了口气，南宫豪转向车身里叫道：“甬慌啦，银心，是关壮士赶来了。”

沉重的车帘这才卷起，银心伸出头外埋怨：“这一路来，大爷，可吓死人了……”

哈哈大笑，南宫豪侧首向来到车旁并辔而行的关孤道：“就这短短的十八里路，少兄，我哥俩业已不知回头巴望了多少次喽！”

关孤摇头道：“不会这么快又有情况的，至少，在渡溪之前不会，那边我一问完，马上就追上来了，南宫兄，我们要紧赶一程！”

南宫豪挥汗如雨，问道：“怎么样？少兄，那姓石的小子可吐露了什么。”

关孤马身靠近了点道：“有点不妙。”

南宫豪吃了一惊忙道：“不妙？是怎么个不妙法？”

关孤低沉的道：“‘悟生院’方面早已上下沸腾，鸡飞狗跳了，禹伟行以飞鸽传书，命他的外围爪牙帮凶们分头拦截我等，据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有‘绿影帮’、‘白衣教’、‘三妖人’、‘火珠门’这些邪魔外道业已展开行动，而‘悟生院’所属更是倾巢而出，分兵三路日夜兼程的追赶过来……”

南宫豪惊叫：“乖乖，可真是如临大敌，一付赶尽杀绝的架势呢！”

关孤忧虑的道：“最叫人担心的是，‘悟生院’判断之准确，他们就料到我们会朝关外的方向去，所以重点也就全放在这边了，他们的主力俱往这一带快速集中，而‘悟生院’本身的三路追兵也有两路是指向此处的，看样子我们若想突脱这个庞大的包围圈，多少是要费上点功夫才行！”

南宫豪恨恨的问：“‘悟生院’追到这里的两路人马都是些什么角色？”

关孤戚然一笑道：“禹伟行本人及他的二姨太‘玉魔女’程如姬，加上‘红旗执刑’‘双面人’宝启元，另外几名头领为一路，‘真龙九子’是一路，我的执友夏摩伽那一路被派到‘三定府’那边绕圈子兜风去了……”

南宫豪用力一挥马鞭，恨道：“如此一来，‘悟生院’岂不是精英尽出，全力而为了？好家伙，我们还这么受人重视呀？”

关孤平静的道：“不错，‘悟生院’的‘前执杀手’们可以说全部都派上用场了，禹伟行是不除掉我们誓不干休的！”

南宫豪一咬牙，道：“只怕没有他想的那样便宜！”

关孤冷凄凄的一笑道：“的确，不会似他想像中那么便宜！”

脸孔涨得红通通的，南宫豪气愤的道：“我们有什么对策呢，少兄？”

关孤镇定逾恒的道：“很简单，能走则走，走不脱便只有一战，哪里碰上哪里算，他们业已横了心，我们还有什么舍不下的？”

沉默了一会，南宫豪道：“少兄，禹伟行的功夫，可是真的厉害？”

关孤缓缓颌首道：“为我所仅见！”

心弦猛震，南宫豪不禁有些发愣了，须知关孤本领之强，修为之深，在天下武林道上乃是烜赫无双，人所公认的，他那一身能耐，几乎已超出人类所可以负荷的体能极限了。

而今，这位鼎鼎大名的“果报神”，黑煞手，对于禹伟行的武学犹如此推崇——称为他生平所仅见，那么，禹伟行的艺业精绝到了个什么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僵木了一阵，南宫豪叹口气道：“真有那么个行法？”

关孤静静的道：“这并非替对方夸大渲染的时候，南宮兄，我们虽说与禹伟行誓不两立，但对于他本身所据有的

功力，仍须做客观的分析！”

南宫豪连连点头道：“当然，当然，只不过，唉，经你这样一说，我的心就有点凉了，想不到这老小子还真是有两下！”

关孤点点道：“否则，光凭他一张口怎么能创下眼前这么大的局面？”

南宫豪忧心忡忡的道：“我是在想——一旦和禹伟行照上面，是非打不可的，他的功夫这么好，我们岂不是有亏要吃了？”

关孤深沉的道：“只要有信心有毅力，不怕危难，不畏艰困，拼死而为，不计存亡；南宫兄，天下便没有可惧之敌，没有不达之事！”

南宫豪立觉老脸赧然，他干笑道：“是，是的，少兄说对对……”

顿了顿，他又讪讪的道：“少兄，有句话，我想问。”

关孤道：“请说。”

南宫豪舐舐嘴唇，道：“若以你的本领，与禹伟行来一次较量，少兄，你有没有把握可以制服这个老魔头？”

关孤沉默了片刻，道：“我不能说，因为我们从来未曾比划过。”

南宫豪忙道：“估量着呢，少兄？”

怪异的看了南宫豪一眼，关孤冷悠悠的道：“很难估量，我知道他出手卓越，他也晓得我功力不差，如果我们两个对上手，谁也不敢保准能赢了谁！”

南宫豪苦笑着，道：“恐怕只有到了时候才能见真章了……少兄，那‘真龙九子’的本领大约也相当强悍吧？”

南孤点点头，道：“是的，俱为顶尖之流，上上之选——这只是指他们的技艺而言，若是论及他们的人品，这九个人只配做垃圾！”

轻轻用绸帕拭去眉梢的汗水，他又道：“他们九个各有专长，每人都有一套独特的本事，这一点，兄台与丰兄二位却须小心提防！”

南宫豪道：“有关他们各人的特长，我与子俊也听说过不少，放心，我们会加意防范的！”

关孤微眯着眼，又道：“如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苍天保佑，一佑我们最好能有惊无险的脱出重围，二佑敌方人马不要全部齐集又不幸堵上我们——如若分开遇着了，我们的胜算之机要大得多！”

南宫豪干涩涩的道：“还有，请上天再佑我们一佑——三佑车如加翼马如腾云，使我们一路像飞，快快到达关东……”

关孤忍不住失笑道：“这样一来，前面的两佑便不重要了，麻烦的却是，只怕你这愿望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南宫豪泄气的道：“心里有依托，无形中就会有点活力了……”

这时——

前行的丰子俊忽然回头叫道：“大哥，前面就要下坡

了!”

斗然精神一震，南宫豪嚷道：“好极了，这条路到头啦，下坡之后，即达那条流溪之旁，涉过流溪，就是坦荡大道，一路顺风!”

关孤仔细的道：“这地方兄台你是曾经走过一遭，我却当是初次来到，南宫兄，那条流溪有多深？有多宽？”

南宫豪想了想，道：“深约尺许，宽却有两丈多点，篷车正可涉水而过!”

点点头，关孤移目前视，边问：“斜坡的倾斜度可大？要不要车上人下来？”

南宫豪道：“斜度不大，就是地面起伏不平，我看，车上的人用不着下来，只要涉水而过，穿过一片疏林子，即可转上大路!”

关孤沉吟着道：“流溪对面还有片疏林子？”

放缓了车速，南宫豪道：“不错，有什么不对么？”

关孤立即道：“南宫豪，车到坡顶之际你且莫下去，等我与丰兄先过溪搜查一遍，若无敌踪再行涉水!”

南宫豪呐呐的道：“我看不会有问题吧？”

拍马而去，关孤丢下了一句话：“小心点好!”

前头，丰子俊业已驻骑坡顶，他见关孤奔马过来，随即扬声问道：“有麻烦?!”

关孤招招手，叫：“走，我们先过溪搜查一下!”

于是，丰子俊紧紧跟上，两匹铁骑顺着那片布满杂草乱石的斜坡往下奔驰，就在坡下，一条水色清碧的蜿蜒流

溪已经横在眼前。

略略缓了一下奔速，关孤低促的问后头的丰子俊道：“丰兄，一到溪边我们任马儿自行冲刺，我们两个分开左右，扑向林子里。”

丰子俊点头道：“我省得。”

眨眼间，两匹马已经来到溪前，却仍然毫不停势的踏溅着水花“哗啦”“哗啦”的冲向流溪对岸，鞍上，关孤与丰子俊却已凌空而起，又快又疾的抢先飞扑了过去。

第二十八章 林、险、步步艰

就在他们两人身形腾空的一刹，骤闻对面疏林中一声梆子响，立刻就像飞蝗般射起了无数利矢，矢尖闪闪有如毒蛇的蓝色眸瞳，那么密集的一片，猛的便将关孤与丰子俊卷了进去！

黑色的大氅蓦地飞翻，关孤猝然似一头豹子般弹跃滚动，同时，“渡心指”的寒芒暴闪，映幻出无数的光圈，大圈套着小圈，小连着大圈，宛如千百个光环一下子接合在一起了，而光圈旋转似大海的漩涡，带着那么刺耳的尖啸回舞着——好一付摘自西天虹芒的奇景！

几乎不分先后，一道匹练也似的刀光亦环绕翻掠，形成一波波的，透明的光之波涛，顿时，只闻“叮咚”脆声串成一片，箭矢纷飞，铁屑四洒，射来的尖矢全部都被削碎磕飞！

在空中一个斜侧，关孤暴扑而落，那种快法就像是他原本已落在那里了一样，流电似的寒芒飞闪，七八个隐藏在杂草中的，身着深青劲装的弩箭手已经惨号同声的倒仰也收刀退后。回看——每个人的咽喉全多了个血洞！

旋身，关孤长射向前，人剑所经，光芒炫目，人头飞